



万物都平安

◎苏枕书

没想到《松子落》获得了重版的机会,还是在雪萍这里,这真值得感激。此番重版,勘误之外,少不了对篇目略加调整,使读者略有新鲜感。

始终不知如何回顾2020年以来模糊又漫长的几年,仿佛身在激流中的小船,刚要描述窗外风景,群山已过了千万重。一切变化与流逝都无从说起,那就说不久前的一场久别重逢。

2024年3月,时隔5年回到北京。短暂停留后,搭新修的高铁南下。那日,华北地区有雾霾,山色依稀,树梢一点淡黄。车过徐州,柳色逐渐转青,河流与水塘亦渐多。车过淮安,风景已近故乡。父母来车站接我,我像客人一样,听他们介绍城市的变化与亲朋故旧的近况。很久都没有回过熟悉的方言区,许多词汇已极生疏。但仍然感到轻松愉快,干枯的母语灵魂稍稍浸了水。

故乡城郊有一片人工湖,从前也去过。当年湖边花树刚种下不久,湖水微浑,无甚可观。然而这次路过,却是红白梅、玉兰盛开,与嫩翠垂柳倒映水中。那天,父亲还带我去了深草萋萋满径的墓园,看到了镌着祖父母名字的石碑。他们去世时,我都未能回来。某年盛夏,曾陪祖母来湖边看灯光音乐节。魔音电光令人昏眩,祖母不想多留。那时她正逐渐丧失记忆,时常记不起我的名字。然而我们似乎意识到,一起出游的机会将越来越少,便在喧嚣的湖岸默默忍耐了一阵。

数日后仍搭高铁北上,自北京返回京都。柳色由浓转淡,从深春缓缓退回早春。济南、泰安附近忽而出现许多山,山中有金黄色琉璃瓦的寺院建筑。路过沧州,茫茫枯树丛里忽而有几树美丽的梅花,有些树梢起了蒙蒙的绿烟。淡蓝色的天,大鱼一样轻软的云。中间瘦两头粗的大烟囱,缓缓冒着云一样的烟。路两边忽而又出现花树,可能是李花?红红白白,开得很谨慎,非常好看。听到车上有人说吴语区的方言,音节落在心上,像雨珠滴入水面。偶尔听到北京话,简直震动,仿佛棋子落地那样清晰。

离开北京那天,在小区遇到一只黄狗。它温驯地趴在水泥地上,耳朵耷拉着,双手放在身前。我大包小包走过,又忍不住回到它跟前,和它一起晒了会儿北京早春的太阳。它有一张土狗常见的脸,眉头微皱,好像很多心思,眼神有点疲惫。它看我也是如此吗?我希望它一切平安,希望世间万物都平安。

最后,感谢雪萍在纸书生存艰难的时代愿意给《松子落》新的机会。感谢从周拨冗作序,初版后记里感谢过他的摄影作品,而本书的照片都是我自食其力所得。也感谢亲爱的读者,谢谢你们长久的陪伴。

2024年4月22日于月待山前



《睡美人》

插图选(5)

埃德蒙·杜拉克 绘

老女人说:“我在纺线,美女。”



松子落·漫长的客居

苏枕书
中信出版社

通籍旅日作家苏枕书游学京都已历十五载,“在异乡”,她真诚记下客居最久之地的变化与永恒:买书、散书、种莲、赏樱、品酒、听雨。有对日本社会的观察,有对寻常生活的探访,亦有对内心犹疑与哀痛的探问,更有对勇气与自在的寻觅。

在北大阅读现代: 十三堂文学讨论课

吴晓东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本书结合原始报刊材料以及文本发表的历史语境,探索和发现20世纪40年代新的问题空间,从中具体辨析和阐发何谓“现代”、何谓“现代中国”等议题,进而辐射出对20世纪中国乃至当下现实的一些重

大问题的思考。

采访与倾听
[英]詹姆斯·R.马丁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本书分享了有关采访与倾听的多种实用技巧,重点关注:采访分哪些类别和风格?受访者盛气凌人或回避问题,如何应对?如何通过澄清疑问、表达共情等方式合理回应?如何解读眼神,运用肢体语言?……

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
李敬泽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五十三篇随笔,五十三次遇见,走进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诗经》《论语》,在春秋时代的荒野和歧路上,结识古时那些庞大的灵魂。他们是人,和我们一样。他们是神,是我们心中的星辰,照出我们的幽暗和明亮。



姗影楼·珊影楼

◎龚病梅

1926年6月,由骆驼社编辑、北新书局发行的创刊号《骆驼》,“印数甚少,目前所知存世册数不会超过个位数”,而陈子善“数年前有幸得到一册,且书品上佳,犹如新书。更令人惊喜的是,这本《骆驼》竟还是散文家、学者张中行先生的旧藏”,而且此书“前环衬上有两处题字,一处为环衬左下角的钢笔字:民国廿六年九月十二日买于市场。张(?)志。另一处为书于环衬中央的毛笔字:血泪平生得所归。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廿九日于姗影楼”。其中“署名有一字难以辨认,也许是张中行对自己名字的一种简写法也未可知”,而姗影楼则是其书斋名。

不过,张中行在“庚午祭灶之日”即1991年2月7日题赠给彭程的《负暄琐话》以及“甲戌端午之次日”即1994年6月14日签送给靳欣的《禅外说禅》的环衬或扉页之上,写的却是“珊影楼”。虽然张中行未曾谈到过命名缘起,似乎旁人也未多问,但从文字意象来看,不知是否出自《项脊轩志》“明月半墙,桂影斑驳,风移影动,珊珊可爱”。据靳欣说,张中行“在北大住的时候,因为到城里上班不方便,所以他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院里安家落户,周末才回家。那被称为珊影楼的其实是黑洞洞的楼道尽头的一间小屋,胆小的人恐怕连去一趟都不敢,更别说住在那里了”,与项脊轩“未修之前室小、屋漏、光暗”情形相近,或以花木之胜,拂拂风吹,珊珊影动,别具一番情致,因而缱绻在了“行公”心头,也未可知。

俞晓群说,在张中行眼里,《项脊轩志》“开头结尾都好”。1980年,由张中行主编并定稿的《古代散文选》下册便选录了《项脊轩志》,却未标示出注解人。黄季耕编《中华历代名文评赏》,“每篇选二至三五家名人夹评,便于学者、教者具体品味文章的精妙”,而其《项脊轩志》夹评即摘录了《古代散文选》的串讲语,并且直接归在了张中行名下。



萧穆看到的萧云从画卷

◎郝隆

翻阅萧穆《敬孚类稿》,读到一篇《跋萧尺木先生山水画卷子》。作者说他在沈曾植那里看到一卷萧云从的山水画,“大有倪云林、黄子久蹊径”。他还特别提到,卷后题诗“得此丈余宣德纸”一句中“宣德”上方空了一格,而诗后题识有“丙申元旦”云云。萧穆说,“丙申乃我朝顺治十三年,明已亡矣”,萧云从“隐然以有明遗老自居,尤见其生平用笔不苟”。这真是慧眼独具,或曰目光如炬。

这则题跋的落款为“癸卯秋九月立冬后五日”。癸卯即一九〇三年,萧穆到南昌拜访知府沈曾植,在其府署的“寄舫”住了一段时间后离开,翌年病逝于上海。《敬孚类稿》系沈曾植等人助资刊刻。

萧穆看到的萧云从画卷应该就是现藏南京博物院的《云台疏树图》。卷后画家自题诗文,与萧穆所录文字及书写格式完全一致。引首有萧云从好友汤燕生所书“大类倪

黄”四字。萧穆说“大有倪云林、黄子久蹊径”,显然源于此。

画卷包首签条上写有“萧尺木疏树寒烟图,癸酉春二月叶玉森题”,可见是叶玉森于癸酉即一九三三年得到此卷后重新装裱的。“疏树寒烟”四字出自萧云从自题诗中的“疏树寒烟春欲雨”。今人对画意另有认知,从原诗“独登书云台”一句取来“云台”两字,删去“寒烟”,改画名为“云台疏树图”。